制義叢話

制義叢話卷之八

福州梁章鉅撰

紀文達師曰　國朝制義自以劉黃岡熊漢陽李文貞韓文懿爲四大家其繼起足稱後勁者斷推桐城方望溪乾隆初奉敕錄前明及　本朝四書文以桐城總其事仰見聖人知人善任後有作者弗可及矣顧黃岡漢陽桐城皆畢生之精力始得專門名家而安溪長洲二公則以名臣而兼工此事尤爲其所難且長洲本以制義受知通顯後亦專以文章報　國惟安溪以經文緯武之畧際喜起明良之朝道學政事文章一以貫之而出其緒餘以爲制義亦復能涵蓋一世潤色千秋其本領又應在長洲之右矣至同時名流輩出盖有不受諸家之範圍者或以經術勝或以筆仗雄

國初規撫令人不可方物選本俱在又豈前明洪天諸公所可同日而語也哉

王已山曰我　朝於順治乙酉開科取士諸墨皆深醇蒼勁渾然一開國規模如順天賀公應旌墨實以精氣緯以英思從前選本胥錄此爲開國首篇後來多有逸之者今覆按之自足式靡不可廢也

孟瓶菴師曰往時選家評論　本朝時文首推熊鍾陵次及劉黃岡惟俞長城錄百二十家文以劉覺岸思敬冠熊劉之前謂覺岸文幽深峭拔自開生面似不在鍾陵之下采芝堂十九首乃其自訂心得神會雖以告人宜選家之見遺云云余終不敢以爲然也

張惕菴曰前輩劉覺岸文以有若盍徹之對爲興魯之策大是妙論夫無故而言減賦在三家必以爲不便且反生其疑心若乘此

年饑之際下片紙哀痛之詞後從前維正之須將錢糧[illegible]
出湯火民心聚於下主權歸於上季氏何待驅除[illegible]
蓋民皆君民則用皆君用矣又何論足不足哉惜[illegible]
也

胡樊齋曰日知錄引陳后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經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衍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余謂亭林先生此言並非欲因噎廢食也何義門行遠集跋亭林且比化者二句題文謂可與文集中齊四王家記並讀以時文論亦適值鶴灘殿撰也亭林先生初名絳其少作即熟精經學見推於孫若士宋上木錢吉士諸選家然後生罕有知者甲戌之

冬華陰王丈山史來吳中以所定先正制義示焯始得見五篇敬錄此作庶來者知通天地人之謂儒亦從舉子時早定根柢耳觀義門跋語則亭林非不工時文者工時文而痛詆時文若此彼蓋疾夫揣聖賢之言為梯榮釣寵之術轉相摹倣愈趨愈下遂發此過激之論耳

俞桐川曰左氏內外傳載史臣之言甚博史伯論周室興亡史墨論龍見觀射父論重黎內史過論神降皆援古證今確然可據蓋三代史官無不博物至司馬公網羅百代牴牾已多班范而下僅誌一朝且遑遑不足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國初劉克猷應運而興其文融貫六經而更長於論古惜年之不永著作罕傳設天假之年則勝朝紀載一藝已足矣余既嗜先生之文而更讀其　廷對之策關國規模讜論鑿然然則先生可傳不特以時文而惜乎

未竟其用也

四勿齋隨筆云前明廷對之策率用駢體舊調　國初開科傳以漸首魁天下亦仍其習至順治六年己丑科

上始臨軒親發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來滿漢曾無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質漢人尚文習俗或不同歟抑言語未通意見偶殊畛域尚未化歟今欲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閒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舊套予將親覽焉劉子壯對曰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寧其質夫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則滿漢皆一家也然　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亦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防之外愚懦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為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漢人

未嘗不相愛也處事未嘗不明守法未嘗不堅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頗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之所為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刱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處尊貴之位其力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尊者未免輕漢人為善狡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强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為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尚質以文輔之漢人尚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於國子監或於教習庶吉士使讀四書以通其理觀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為歲月以考之則可以知奉教之人即為

他日守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爲選授之地其僕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游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於化而相忘之矣其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如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參舉多少知之錢穀之愼於所掌之務出入淸愼知之司教者於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察之監司以厲吏奉法興劾當可爲者有土田開墾民人歸業爲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毋以其少交而忌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毋疑其貪狠而設爲胃欺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俗雖不齊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意見雖偶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何所不化之畛域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

虞君臣之論道取章奏而相議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相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之不可同歟黃岡時文爲 本朝弁冕而此策亦開國有數文字讀黃岡時文者不可不兼讀此也

張恨菴曰 國初文章巨公壬辰之唐戚猶己丑之熊劉也熊文寬博似董江都劉文雄偉似賈長沙熊歷官至少宗伯督學畿輔有賢聲今幽薊間言學政能振興多士者首推漢陽次安溪也劉終於殿撰戚得第後不與館選授陝西縣令前任斷官斧戚爲所累繫獄中十餘年唐以御史巡視陝西茶馬至甘州脫左驂贖之乃得歸唐文淩紙怪發似韓昌黎戚文幽摯沈刻似柳柳州一修一促一亨一屯與前賢亦復遙遙相對也

俞桐川曰有明之季文體蕪穢晦冥芸翁與蓮州符丙戌丁亥草昧術開至於己丑主司既挽先正法術天下士名公碩儒起而應之熊鍾陵先生其較著者也昔艾千子之論文也主理發古士之論文也主法而狂瀾既倒不能復迴先生主試兩浙督學京師乃取艾錢諸選發揚鼓勵於是天下嚮風典型如故一人之力也夫楚地江漢會同雄風用天下而己丑房最盛黃岡古博縱橫收前代之終鍾陵儲老蒼茂開　本朝之始稱名伯仲海內具瞻可謂一代之景星慶雲矣

何二山忠相曰劉公成文武之德題熊劉交推膾炙人口王巳山謂劉不如熊儲中子又謂熊不如劉余謂以骨氣論自黃岡更蒼堅以對對言則漢陽較渾切相去亦未至一舍儲中子嘗目熊文為生雜雜或不免生於何有乎兩公全集具在劉生熊不生雜則

劉多熊少熊愉劉一個堅字劉輸熊一個渾字或足當汝南月旦評也

熊鍾陵雍也可使南面章文中二比云蓋簡有從敬出者有不從敬出者從敬出者心術正而綱紀立法去其太甚令戒其矯誣天下見有蕩佚之樂而人君常以叢脞爲心此上世之所以治且安也不從敬出者性情偏而制防疏百官有跛倚之容庶民有流湎之行朝廷日享無事之福而天下皆以多事爲憂此後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按此二比最爲後人所摹倣幾於口沫手胝而不嫌其濫所謂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也張惕菴　國朝文範謂此篇文雄傑純乎晁董英發逼真賈傅從容整暇以行所無事出之此有神相之以開　昭代人文非人力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謂先生在前明試不利丙戌丁亥間入西山靜坐一年精神開朗乃連作

文百篇出試遂魁天下此篇水到渠成定是場前選作百篇之藝

按合此二說則此篇定當取其全首讀之以尋其用意布局之妙後人但心慕乎追此二比尙未免買櫝還珠也

閻百詩曰熊次侯一介不以與人二句交誼上何成物下何成已出比尤佳其詞云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無幾悔悟之餘遂介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與義可以服人則一物而羞惡辭讓之心罔於人心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鄭蘇年師曰熊鍾陵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文云蓋法立知恩原非以忠厚開末大之漸故德威惟畏亦不假刻深爲震疊之謀京江相國嘗口誦不置此亦如劉克猷邇之事父兩句題文小弁之傷其怨慕可比之大舜卷阿之志其賡歌不異於皐陶四語最爲李

文貞公所嗟賞也

吳荊谿曰墨訣在鍊而鍊何不如鍊氣鍊氣不如鍊神熊鍾陵湯之盤銘章會墨從熟讀金正希所謂平天下節文得來韓慕廬所謂平天下章會墨金徳嘉聖人治天下四句墨皆從熊鍾陵湯之盤銘章墨化來可見習舉業家於前人文字亦必有心摹手追之二三十篇讀不厭不在多也

又曰華亭王農山廣心雖成進士而未登仕版年十八應府試以上下與天地同流題文冠其軍其嶄新絶豔早發如此傳稿瑰奇古豔幾社流風至是而極沈歸愚宗伯謂其經義雕鏤積特爲駢體而組語疏暢條達不以律拘覽者固不可測然如比及三年三句題文又何嘗不疏暢條達乎乃華亭王氏盛極一時而以制義傳者獨農山也可易言制義乎哉　按農山文自以緒纂寄爲

篇爲絶調今之學尤王派者皆但能襲其貌而不能得其神也

俞桐川曰少讀王邁人先生庭文所刻奇拔邃於流俗意謂人亦似之及長而謁先生則恭儉若怯鄉里稱長厚絶無與人者後聞先生好浮屠說再閱其文亦似深於黃老恍然曰此所以爲邁人也夫二氏之學皆賢智之過爲之以退爲進以晦爲顯非父何之偃僂晏平仲之游灑觀者以爲謹慎而不知其柔勝剛樸勝華默制一世之人而人不覺也嗚呼以先生之學問文章苟無執雌守下之術爲能入淺漓之俗而無患哉

張惕菴曰王邁人先生學而時習之節文云大都爲學者必先明於所習之事則可以課時世皆以其事爲誦讀吾不謂弗是也一日之時得無有忽綴乎一月之時得毋有遺忘乎一歲之時得無有曠失乎無之則其力之用者深也詩書禮樂之內事多可程之

功俄而疑者以明殊者以貫是其效也爲學者又必深明乎所習之理則可以盡時世皆以其理爲性天吾不謂弗是也目非是無欲見時慮有不見乎耳非是無欲聞時慮有不聞乎口非是無欲言時慮有不言乎無之則其體之安者素也食息病患之餘理無可間之實因而過者以陳過者以化是其妙也由是而悅有可言矣一物也淺而求之見其形深而求之得其情更深而求之遇其性深於性情之際則恬愉生焉先此者恬愉之不生淺也吾學之患淺而時習深之性情又何遊乎且人自孩提以還其去性情也日久矣久則思之而悲見之而加喜其悅也又豈爲無因之合者乎一事也驟而服之驚其常漸而服之安其變又漸而服之幾其化漸於變化之塗則委順形焉先此者委順不能形驟也吾學之恐驟而時習漸之變化又安歸乎且人自賢智以下其去變化也

其遊矣遠則望之而疑至之而若戀其恍也又豈爲安覯之獲哉乎前一比出比以日知所亡節爲注腳對比以食無求飽節作注腳後一比出比是以知而好好而樂爲境界對比是以立不惑知命耳順爲節次而隱用莊子徐無鬼對魏文侯語爲機趣無一句非實語無一句非妙諦陳臨川作去此尚遠何況餘子又曰先生與漢陽黃岡二先生同登己丑進士文望亦如鼎足能深於經劉深於史先生則酷嗜子書他作精峭處純是荀卿韓非此獨脫灑逍遙如與莊周惠施相遇於濠梁也

孟瓶菴師曰王選人文境幽峭莫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節文云天壤之間有此三者之人將誰長夫見長亦恆見短也其人而知視愚則長曰否也抑不如好其人而好視忘則長曰否也抑不如樂人方色然自矜患於不自知迨旁觀斷之兩形而不爽此甚

不如此又甚不如也闕之而其人惘然失也百年之內有此三者之時將奚待矣無待亦仍有待也其時而知不復待疑其可已乎曰未也猶不如好其時而好不復待勸其可已乎曰未也猶不如樂時方沾然竊喜意愜不更進逆境過思之閱久而不同此甚不如此又甚不如也遡之而其時瞠乎後也出比不如從旁人看出對比不如從自己覺得意亦猶人而筆則幽絕操觚家不可不知有此境也

俞桐川曰江之潮來自海門其白如綫條忽奔激坤軸俱震須臾而退泰若無事他如瞿塘之峽積石之門非不倒注險絕也然彼則有常而勿驚此則不測而可駭故觀水有術莫奇於潮八家文以韓爲潮以蘇爲海所謂海者汪洋泛濫無所窮際耳至於潮來不知其所由去不知其所止魚龍瓦石挾之以行淸濁混合而人

不厭是以昌黎似之余於壬辰得奇文三家戚价人瀟峒刻陸立
巉峭之峽也李石臺來泰雄渾浩瀚積石之門也至於唐宋臣德
兒突兀無端爲獅巫涌是其錢江之潮乎善於取勢其境更怪潮
海一源也逆行爲潮順則爲海百川學海而不至於海固不足爲
宋臣識矣

又曰以經爲經以史爲史吾聞之矣以經爲史以史爲經制義中
求見之也工於制義者於經則著其理於史則徵其事大士陶菴
皆然艾東有經史合一者惟李石臺先生熟於六經而運以史識
故闢睢開經微顯闡幽令讀者驚爲鬼蜮所謂以經爲史以史爲
經者於先生見之矣

張惕菴曰泰伯至德章讓商讓周皆非正解只是讓國耳蔣德峻
文云青宮自以採藥行則寢疾不爲易嗣悔此姬宗之太史莫由

執簡而爭惟伯初不以父命爲詞則季白不以天倫爲愧此商宰
之逸民未及拊心而計專就讓國言最爲親切
又曰安樂憂患只論心不論事柏緇高謙作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文云處安樂而不忘憂患即安樂何嘗不生處憂患而猶思安樂
則憂患亦斷無不死矣此楚志翻作機法極爲爽快若云忠臣孝
子生氣懍懍雖死猶生淫昏之輩行尸視肉雖生亦死尚是欵後
一層
楊芸士曰少司馬海甯楊以齋先生諱雍建以拔萃貢入太學時
黃岡厚菴曹公爲少司成講明理學方以文章鼓吹後進而拔貢
八大學者咸知名之士相聚於京師公與鄧公廷羅夏公長泰兩
孫公承恩一致辟公鼎臣潘公世晉方公兆及陸公舜葉公灼棠
李公銘彭公瓏曾公文華爲懷遠堂之會其相砥礪少司成月課

諸生十數公輒雁行前列他人不能與也一日試所私相謂曰吾等更互前後不相上下今日須一決勝負各以第一自期有能得之者吾等推爭之日夕諸生以次出而十數公列坐廡下伸紙沈思筆不妄下曹公使覘之還報曰某某也公曰是皆平日能文之士命移入　御書樓給官燭具酒肴曰盡各盡所長旣罷曹公不能置甲乙於是以八人者各爲第一而標置題目如古奧第一博雅第一之類先生爲高大第一時相傳爲盛事

又曰中允楊晚研先生諱中訥以齋先生長子也少受業於黃梨洲朱竹垞兩先生湛深經學尤精於易春秋文章古茂博贍如晉則不孫一節請野九一而助三節諸作選家所采迄今膾炙人口康熙辛未登二甲第一名進士時主禮闈者爲京江張文貞公澤州陳文貞公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文簡公皆一時碩望也先生

以右中允視學江南所取如宜興儲大文任啟運溧陽任蘭枝金壇王步青聞喝上海曹一士咸負當世重名儲大文任啟運之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王步青之其使民也義諸篇家絃戶誦者皆先生江南課士錄中所刻也

阮吾山曰鄭芝麓尚書宏獎風流喜延致海內知名士歲暮各贈炭資馬何臣世俊下第時無以卒歲袖文謁公公讀而謂賢者爲之平篇數亡主於馬藺之前遇與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涔涔下曰李嶠眞才子也贈金八百並延譽之明年辛丑遂中狀元所謂八百孤寒齊下淚者尚書足當之矣

俞桐川曰南華楞嚴古文中逸品也能擬之而傳者誰歟萬曆之末異學橫行二氏浮詞盡入文字理既不實語又不馴不師其意

而師其詞未有能傳者也夫南華之美在奇變楞嚴之美在妙悟有是二美而原本於經史折衷於程朱然後可傳陸圓沙燦得之是以淡宕而神不薄高古而味不盜圓沙爲前朝名士少年同學蚤登巍科丁酉鄉薦得而復失遇亦窮矣當時主司收羅物望以厭人心圓沙爲魁可謂至明然使以圓沙之文而俯拔道路縱有巨眼亦孰能而辨之哉

四勿齋隨筆云乾隆甲寅　恩榜余家大兒及兩猶子並得售首題爲賢者識其大者二句兒輩闈藝皆自不懈意而極艷稱魁墨之佳麗按是科魁墨詞條富麗興高采烈之作累牘連篇眞可接丙午戊申兩科之盛余既徧閱之乃號兒輩曰爾等文固無足觀即所刻魁墨亦尚是時路文字不足以爲法稍憶吾鄉乾隆壬申科亦是此題闈墨不尚詞采專取過脈神理似尚高此科一層我

少時讀陸剛沙此題文似蹊徑全不如此此篇各選本中皆有而剛等均未肄業及之已可根顏試讀其文恐更不免汗流浹背也

寄園寄所寄云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會試共寓都城報國寺予謂道南曰參乎全章題能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時已三月初六將進闈矣道南晚作此題文止三百餘字予為評騭訖語之曰予一時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與兄再作同門也及至小寓同坐炕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參乎章文好甚同人取閱而禹玉注目多時予謔之曰君欲抄其文耶何閱之久也既入闈果遇此題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內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患才少君患才多語禹玉已得復失閱其落卷即次題參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即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重複鄰房李公云既抄時文何不兩棄王公云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為

爲括臠乃得胡而棄沈予曰此有天道存焉嘗以文請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當以是爲戒

孟瓶菴師曰長洲尤展成侗以驚才絕艷之筆疵多游戲爲文其所作臨去秋波時義雖流播禁中實不可以訓世所傳諸名篇多以側艷見長亦是別調不得謂之正宗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篇只還他序事之體而奇情壯采實足以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當是西堂全集中第一篇文字不僅爲制義絕唱也如中後四比云惟五人可兼千百人故禹作司空而垂屬焉契作司徒而夷夔屬焉皐陶作士而龍屬焉固不集羣策爲舜輔是以稷契爲堯弟堯不得而臣益皐陶爲禹相禹不得而友悉以五人歸之舜有雖欲少一人不能當其時府事聿修而或司水火或司金木或司土穀則治理所由康也惟五人不異一二人故禹治河而

稷贊之禹出師而益贊之禹昌言而臯陶贊之罔不協一心為舜弼是以檮杌為禹父比之三凶渾沌窮奇為稷契猶祖列於四罪獨以五人私之舜有雖欲多一人不能這其後虞書既成而或著禹謨或著臯謨或著益稷則治績所由奏也所異者後世之臣不過卿相而舜之臣皆帝王之器禹及身而王契十三傳而王稷十五傳而王益臯陶幾王而後不失為通侯天地生才若合數代天子為一代天子之佐所異者後世之臣多由他族而舜之臣皆一姓之宗禹與舜同祖昌意臯陶與舜同祖顓頊稷契與舜同祖軒轅益雖賜姓嬴而系本出於姬氏祖宗生才若養數世子孫供一世子孫之用此種文字自非才子不能為乃選本有嫁名為沈以曦而莫知辨正者良可笑矣

檀吉甫曰尤展成悅生士見危致命題起比云朝廷廉恥之風半

錮於肉食故逢掖之氣節直傲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俠游
養經則背乎芹藻歌嘯何取側弁而哦忠孝之經岩野游俠之行
或成於笑談豈庠序之風流不如閭巷使處傾側擾攘之際而隱
忍偷生則他日史冊譏評安能俎豆而人名賢之傳重拔士字一
層乃齊題首之法先生跌宕於文史極矣而網羅於文律如此後
人則一筆略過矣此二比時常諷誦之可以化傖首而躋雅祀矣
下學者以此調比於慢整衣冠云

陳長民鑅曰子謂仲弓一章斷無聖賢當面辟所其子而忍於犁
牛其父之理故朱子獨曰此論仲弓爾非與仲弓言也蔡虛齋曰
夫子當時原不曾一字槧着仲弓故康熙中許時菴作此題文云
天地之生材不拘於世系故富貴不皆賢嗣而貧賤反多閎出之
英聖賢之自命不問乎流俗故君相豈必知心而神明自有不爽

之驗仇滄柱謂本題不露正旨作文全用喻言是也以此坊民猶有執父之詩文名爲老犁牛篇者夫父自名其篇以媚其華貴之子父可知矣子以父自名老犁牛之篇而遍走長安曾不自省何可爲有人心乎宜造物戮辱之行不忍言者由是觀之學者臨文一句一字必應從天理人倫中愼重而出不然言者心聲也識者進而考其衷矣

俞桐川曰　國初自己丑以來返樸還淳至於庚辰名家林立然尙標新領異出奇制勝獨張爾成永祺力追正嘉歸於醇雅五十年來文體不致潰裂則爾成之力爲多矣

又曰沈懋吉受祺與錢吉士共選同文錄吉士將死以其稿授懋吉及呂晚村徵先代文懋吉授以吉士稿及己文晚村並錄而傳之二公傳先代文而卽以自傳懋吉傳吉士之文而已文亦賴以

傳然憾吉不深於文亦不能傳人之文今讀其稿其旨精其法嚴
與吉士相敵宜其與吉士並傳也
前人謂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詞句俱鄙俚必非春
秋時紀載學者固不得以此論閔子之孝然世間後母之不慈者
固多而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
記得溫寶忠母家訓一條云中年喪偶事小正爲續娶悞處前邊
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作填在胸次這邊新婦保婢陪教自
立馬頭起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
一句兩句只信歹不信好眞是淸官判斷不開然則如之何只要
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耳　國初程扶埜定罪孝哉閔子
騫節文講下云今天下之人子孰不曲恕於父母也顧亦有不曲
恕於父母者曰以異母故夫有異母而子即以爲異吾母異母之

色笑不如吾母之譴訶也與母之譴訶不如吾母之怒杖也子以爲異吾母母亦以爲異吾子母以爲異父亦行將自異矣受母之咎因而獲父之咎昆弟見父母之不愛亦不克恭厥兄矣若異母咎之父獨憐之昆弟見父之致愛焉與母陰鬩之恐後矣若爲子者幾微未免於悄悪不敢怫母而竊議昆弟昆弟怨母亦怨家有訟言外人不詳纖悉則概以爲不孝矣幸哉閔子騫也孝乎父以及母母不能以微譛乎父友于昆弟以孝于母昆弟不能以微譛于母父母安之而宗黨以爲善全與母昆弟朋也家與宗黨而如一矣夫宗黨行偏吾閔子者亦有偏於閔子之母及昆弟者今則交與之矣非德怨之可得而分哉孝乎父以及母母以爲前子不異吾子友于昆弟以孝於母昆弟以爲吾兄之孝不遜兄之孝父母樂之而鄉閭以爲善事與母昆弟朋也家與鄉閭而從同矣夫鄉

闈有慮傷閔子之孝者有慮傷父及昆弟之意與友者今則咸體之矣距愛惜之或得而殊哉評者云淋漓痛快將世間爺孃兒女姻黨鄉鄰瑣瑣曲情狀一一描出令傷心人讀之聲淚俱盡能細心體貼力行又當快然得箇安身立命處此禪益世間孝子悌弟不小豈輕輕作時文念過也

黃鈞浦詩曰　國朝四大家以詩雄者惟施愚山閏章有時藝世傳朱竹垞不知時文爲人鬼覷有以時文請者輒睨而譏之愚山則工時文父母其順篇尤爲當時傳誦

蔡芳三曰高斧文炳年十四五時酷嗜周秦諸子爲文便沉深刻摯既而思盡銳筆益堅精意結盤旨成輪囷離奇之況又聞斧文館呂城時一藝未就夜騎驢走郊外仰天搆思比曉則已過丹陽四十里矣其出之艱苦如此

王已山曰幼時聞老輩述陳石書先生言主司閱其前藝尚未之奇至孟藝以不忍人之心二句文起比云忍人積強不忍人積弱忍人善信不忍人善疑等句擊節驚爲獨創致閱遂魁其房可見作文易於語言安得使人驚目

林暢園師曰顏修來光敏素不解看時文所爲文皆苦心經營得自創造不從誦讀來齊戰疾三字各有一篇皆膾炙人口而戰字後二比尤高唱入雲足覘窮學眞氣文云天道有舒而無慘古今來已不勝生齒之繁故五帝鴻功皆利濟乎萬世而不能垂衣裳以莅版泉涿鹿之師則天爲之也對比云人情有合而無暌天壤朋幾無容尊俎之地故三王烈祖皆拜颺於一堂而不能保子孫無南巢牧野之事則人爲之也此等大心思大議論讀之無有不擊節者惜人後其勢漸平不獲與湯潛蓋天下抑邪與正二比並

論耳

徐健菴說學　曰學而首節以首節爲直彰聖人名　破承云學無所不宜聖人反覆而狀明之也夫悅樂不慍而成爲君子學亦至矣夫子特曰吾以告天下之學者固有此境耳翁鐵菴　狀元　破承云聚天下自得之境於學故學焉而不容已也夫悅也樂也不慍也此盡乎自得之境也然而不學者不知也故君子亦終始於學焉耳鐵菴文又云吾觀天下有游心物外者亦能悅樂放達自恣者亦能不慍然皆有所倚焉無所倚則傷之者至矣孰如吾學之優游涵泳不期然而然者乎稱心而談尤爲浩浩落落獨據其中之所得也

李文貞公曰知者樂水章是論知仁之德不是論知仁之人從來作文者多草草了事惟壇長作體認分明　按徐壇長名用錫宿

遷入安溪入室弟子作知者樂水節文中幅云今夫動靜者山水之質也而樂水樂山者體之雖動靜本屬相因而各順其本然者以自遂則心無累而道不窮心有主而性常定者於是乎在矣今夫樂壽者動靜之符也而動者靜者徵焉雖樂壽不必不兼而各如其自然者以爲應則精義入神而天機自發至德既固而純氣彌凝者於是乎在矣此於動靜樂壽只用直接以山水義蘊已足於前兩比也亦緣大注將知仁本義都於樂水樂山內寫足下動靜樂壽體效對舉更不費辭此文即體此立格王巳山曰或疑此文側重發首截不合體要者此無論尋行數墨抑亦不善讀注矣

彭南畇侍講定求爲康熙丙辰會狀次年丁巳即典順天鄉試文望甲於南中其座主李坦園相公嘗拈其文何以諭徐健菴乾學曰虛而恃其有餘不若實而勉其不足此似而明名家制義語沾

詢何人何題健菴覽然曰此吾鄉彭訪
濂盡有不知而作文小詩
中句也旋詢之偉文懿公亦然拿文片
公閱之曰此所謂文章有
神交有道也一時傳爲佳話

程春廬同文嘗語余曰今人作季文子三思節文或專就論思言
或以爲惜季文子皆非也此直是刺文子耳僭政之速大夫實自
文子始其所爲三思者皆爲培植家私弁髦公室之計故夫子微
詞以刺之惜無人亦就此意爲文以存其實也余曰記得康熙中
陳介眉錫嘏有此文痛快淋漓似與命題指腦合候務得當其爲欣
賞耳茲於續雲編中錄出惜春廬藏有俗草不能並几而談也其
詞云夫文子之忠於魯者思爲之而其不忠於魯者三思爲之也
再之一言固以定忠者定其人歟且古今之臣品有二志在社稷
者忠也志在身家者奸也若春秋之賢者多參忠與奸用之彼其

小心縝密未嘗非出於社稷之謀而不能不兼爲身家之計故或
諒其忠或指其奸其論若未有定焉若三思後行之季文子亦至
是而可定矣夫文子之仕魯也國人望之鄰國稱之以其忠耳嗚
呼文子果可爲忠臣乎哉不討賊不出奔不致死其君也不視
朔不言初稅畝不言作丘甲不言其竊位也諸鄆之城强魯也以
强己邑歸父之逐報公子也以報己怨齊侯之賂定公也以定己
位晉人之盟備齊也以備己討其黨身自便而假公事以濟其私
也故論者謂魯之弱三家爲之而季氏之罪浮於孟叔三家之過
季氏首之而行父之罪不下武悼平桓也此孰非其思之不忠仅
之哉然則文子之思不足爲大忠將爲大奸耶是又不足服文子
也夫文子之蒙譏於世者特以季氏之家耳逐公者季之孫立孫
者季之父周旋三世以來非無念及子孫之事而得其謀於首創

則亦非如文子之見義於天下者多以仲之祇耳季孫秉政則不能爲季友惡未成者則不能爲惠伯執政廿年以內非無不忠當貴之心而甚其惡於黨逆則不受誥行父則得人也宜成再相而國無動搖其恩未嘗非有功於君也特積恩所致一念爲其君復一念爲其身則君父之謀多爲已之恩怨所掩而心迹既替雖有一二備豫之智適以爲疑使再度而以義斷焉孟段之勸穆叔之恪豈是過哉行父誰畏人也齊晉日逼而歲無加兵其恩未嘗非有造於魯也特過恩所致本念及於魯復轉念及於季則宗社之計半爲家之利害所擾而形勢既成雖有終身華國之風終爲可議使再審而以理制焉宣叔之怒匠慶之譏何自來哉仇滄柱評云以出入忠佞之閒爲文之一生定案非融會全部左國不能洞達情事如此

山陰胡稚威天游　雍正己酉浙江副榜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博極羣書才情橫厲詩文奇崛古奧多僻典異字讀者猝不能曉制義世不經見余搜得餘央錄一冊凡五十餘篇中有貫諸鬼神而無疑一作一千四百餘言陸離光怪如讀岣嶁禹碑又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一作僅二百言慷慨指畫足以覘其才略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中二比一云樂之精與禮配一云律之數與易準其論甚精能發明微奧其十二歲所作卒之東郭墦閒一藝已極奇肆十三歲所作疾一字題文有云疾之為文從乎矢來無向而中人甚疾疾之事甚乎病動履變而其傷實多中閒形氣負召二比制論尤精蓋自少時即不肯作一庸語也　按前明姜士昌作鳳兮鳳兮二句文荅雲龍作兮字一字文皆十二歲我　朝京江張文貞公有益者與題文亦十二歲所作

制義叢話卷之九

福州梁章鉅撰

四勿齋隨筆云乾隆二十四年奉
上諭有明次科之文流派不皆純正但如歸有光黃淳耀數人皆能以古文爲時文至今具可師法國朝人文蔚興前如熊伯龍後如李光地韓菼根據理要而體裁自見閎整至若張照等之步趨李光地亦知仿彿先民矩矱等因欽此謹按安溪李文貞公相業爲我　朝之冠其制義亦是我　朝領袖已奉
宸褒士林無復異議蓋公文元氣渾穆名理湛深直可度越漢陽黃岡長洲諸公何況餘子即如邦君之妻節文云自其稱於宮庭者言之君稱之則曰夫人成乎婦道也夫人自稱則曰小童未忘乎女道也春秋之法天子逆則書后而歸則書女先尊王命而後

通其諫也諸侯逝則書女而歸則書夫人先謹女節而後成其貴也自其稱於邦國者言之邦人稱曰君夫人尊君則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爲君讓則爲夫人讓也春秋之法其生也則書夫人蓋臣子之恆言是邦人自稱之之辭也其葬也則書小君蓋列國之來會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辭也至於異邦人稱之則亦與國人無異焉春秋之法與國之君敵吾之君與國之大夫敵吾之大夫故其於夫人猶是也在君則嚴於宗廟之主率國人以尊其配是以天下齊而光明在夫人則守乎宮闈之謙示國人以不敢耦君是以月幾望而大吉自記云三段俱斷以春秋之法王荊舒所謂斷爛朝報者枉讀一世書耳方望溪謂自有此文便覺前此名作不過時文家數用此見立言貴自樹立雖制義亦然也

俞桐川曰李厚菴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經史性理天文兵法皆默

識其理而實可見諸行事帖括其緒餘然亦有過人者世人為文採今之華襲古之意斯已至矣先生更熟於語錄便孔曾孟周程張朱于古印證不爽蓋不作帖括觀也先生稿未得行世予於白下張子照入處得而錄之初讀不見可喜久乃愈見先生之學問文章俱在管窺蠡測之外矣

何義門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平天下一章只此二句是正面文字餘皆推波助瀾申明此節而已李安溪先生此節制義有云清心以問下民下無不達之隱推恩以保四海衆無不遂之生似此文章言語與政相符眞讀書人自有懷抱與衆不同也

張陽菴曰　國初制義以安溪壁溪二先生為極則安溪有舜發於畎畝二節文於天人相與之際說得極精采又為安溪集中出格之文後二比云不特近世功名之徒窮而自奮而帝臣王佐之

才亦若假靈於冥默者以是知天命之性墮於氣質之中雖上智亦必變動而光明不特叔季遭遇之難士多側陋而唐虞殷周之盛亦有播棄於幽遐者以是知大業之起生於藏器之深雖明時亦以遮蔽而啟聖此等文使抑塞磊落者讀之心曠怵惕猶覺其音琅琅響齒牙間也

又曰故龍子曰節似為甘食悅色而又自暴自棄者說法故由足之屨引到口之所耆耳目之所好於易牙之於味尤反覆詳言之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我於芻豢則知悅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偏於理義獨不知好曰我無此作聖之才有是理乎李安溪先生於此題有文二篇其一以聖人凡人形性皆一小體之類既同豈有大體不同人心之所同然同於聖人則性善可知其二綱以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兩句為大關鍵言犬馬

不特性與人殊氣質亦與人殊沐猴被以衣冠則裂而去之西施毛嬙人見之麗月魚鳥見之遠引爰居海鳥以太牢鐘鼓則瞑眩悲憂不食而死如是而曰心之然者不與人同宜也氣質附之也人則不特性與聖人同即氣質亦與聖人同易牙耆於味師曠耆於音我得而食之聽之聖人耆於義理我獨遁而避之不過自暴自棄豈其性與人殊哉議論透闢之極因節錄之以見看書須超其象外乃得之環中不必株守一説也按安溪原文與此不同其大意則做於莊子惝怳先生以莊子之説疏通之耳

朱梅崖曰李文貞公嘗論顏淵季路侍章將聖賢相隔分量分爲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言之亦謬只在二無字三之字分別耳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能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

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此矣　按文貞此章文云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至於一物而各具一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見矣聖人無情以生人爲情至於一人而各得一聖人之情則聖人之情亦見矣是故無憾無伐無施也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之懷之也全天理而順之者也數言之閒氣象見焉前所云云即此篇自跋語也

又曰李厚菴先生髫年丁亂世匿跡窮山只帶一部十三經注疏日夕研究其意欲自比於許白雲金仁山之流後來遭遇其成就乃在眞西山許魯齋之上此則初心所不料也其歲寒然後知松栢句文乃其自述抱負然只是向裏說略不張皇知字破題云聖人思守道者而託物以喻意焉已見大旨中比云松栢於是時非能獨榮也不彫焉而已枯菀隨化而堅貞可久則若見其常榮焉

如松栢之有心古所以喻獨行守禮之士者其以此夫且松栢之
閱歲亦非不彫也後彫焉而已舊葉未謝而孫枝已繼則若不見
其彫焉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古所以喻守先待後之人者其
以此夫　按鄭康成箋以承為相承無衰落朱子疏通之曰松栢
非是葉不彫但舊葉將落新葉已生繼承相接續而已此與中說
立命所謂續而不墜謂之繼時者義正相協此文以易剝上九及
孟子守先待後語作注腳而筆筆中鋒遂為此題第一文字
又曰君子遠庖廚一語仁之至義之盡也厚菴先生文云天地之
心無息不流以日月所至為榮枯人心之量無所不周以耳目所
及為先後見未見之精義盡於此矣
何雨亭飛鳳李文貞公稿題辭云公文不當以時文論吾家二山
弟於今時文百不一當意語及公即摺伏又與其亡友彭晉函約

種種文境皆可掃獨榕村不可掃宜隱用其義法而顯化其面目是言也乃李氏座下客之砭石而凡苦其質木望而避去者真可一掃之矣

又曰凡文須將題做死乃可傳所謂做死者一題恰受此一篇文字前人說不著後人襲不來則題之精氣盡而不啻死矣李安溪理題方樸山小題庶足當此

李文貞公嘗語人曰某向作學而將習之文有某友爲塗乙數次某皆卽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後復問某友云尚有宜改處否友曰似宜拈出性字蓋由時習而說而朋來而樂凡學之事皆是如此必提出性字方是吾儒之學故朱注曰人性皆善又曰以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著落矣如此議論實爲精透然非再四講切何由得聞此義乎

丙勿齋隨筆曰李文貞公知兵又好講學謂似王陽明先生其圍結鄉勇抗耿逆以此受知於聖祖亦與陽明相似所不同者篤信朱子耳公中康熙庚戌進士前此時文陋劣油滑相尚可不學而能京師無名子有繪八股圖者作背脊八人或題詩或作字或鑒賞古玩或品評法書名畫與調琴弈棋言作八股猶此八背者無知妄作也朝論恥之遂廢八股以論策取士是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鄉會試也至己酉以士人漸知實學復制義庚戌會試人才特盛如徐乾學陸隴其仇兆鰲趙申喬張鵬翮徐元夢張伯行郭琇堯王揆李振裕皆卓然爲名臣次科癸丑韓文懿公遂冠南宮文運大興迄於今彌振矣

蔡芳三曰海內論文家羣推安溪爲成宏正宗不知安溪於宋五子書搜擇融液而又能自在流出故卓然稱大家彼不善學者舍

本趨末專以枯藁為成玄成玄果如是哉蔣廉州箕亭幼讀宋儒書嘗如日用飲食既得安溪先生指授屏跡貯書樓三十年凝神養氣靜如木雞不必規矩刻畫安溪而神動天隨理脈胳合試雜諸裕都藏稿中有莫能辨其同異者巳聞廉州年十二時應童子試學使者衛氏邵公閱其文驚異之曰他日必以文章名世以其辭達理舉如我同年友安溪李公也後果得安溪正傳此見前輩知人之哲

瀋陽范忠貞公承謨總督吾閩殉耿逆之難大節與常山文山諸公比烈而制義亦精詣入神極似李文貞公如予欲無言一章題云今夫言也者聖人所以明道也顧耳目之前何者非道所見端之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言固不能盡不言固不能隱也二三子蓋徒以言觀夫子矣子曰夫道而必於言乎本為道而有言

疑以言而道道二三子而不於子求道也者雖言非贅也二三子而於子求道也者雖無言非藏也予欲無言矣乎斯言也子蓋慮小子之徒述其言而不能因言見道也乃子貢述疑夫子之不言何述是終不能會道於無言也子曰所謂無言者正以道無待言耳今夫天則何言哉天載固無聲也天命自不已也而觀之四時受氣於天者也寒往暑來夫有行焉者矣儼而觀之百物受形於天者也羣分類聚夫有生焉者矣無時而不然無物而不有天命固不已也天載自無聲也天何言哉而謂道必以言顯哉此予所以欲無言哉可使子貢而有見於無言之皆道則於予之言必不徒以言盡矣似此深淨精微雖成宏正嘉名手無以尚之我朝文運初開潞陽風氣尚樸而公所詣已如此信乎名賢之不可測也

武定李文襄公之芳有武功王漁洋先生稱其忠勇智三者兼備而不知其作制義亦具大識力爲諸生時百姓有過一句文爲錢倘湖先生所激賞按舊說百姓有過只如萬方有罪之例不知武之御河誓師與湯之稱天罪已不同此題自應從泰誓蔡傳引廣韵云過責也謂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云云况朱注於此處不另作解亦謂商書原有解耳公文獨能將泰誓三篇詞意貫入篇中毅然而變時說意義深厚詞采精卓固知命世奇才非偶然也破承題云欲周王受過於百姓之辭而知周之所以王也夫惟百姓之怨紂者深故其歸過於武王者切然則御河之誓武又烏能已乎中比云受之罪莫大於黎老之播棄而正其播棄之罪者不能不責夫一人也商先王養士以來將聘者有人夢卜者有人亦曰賢士大夫君傅巖之儿以加惠於萬方百姓耳而今且剝

喪賊虐之無已也元元其何所託命乎觀夫歷數遞傳不敢忽於帝臣之簡在則知繼其後者不得任獨夫之屏棄以謝我衆師也已受之罪又莫大乎罪人之暱比而正其暱比之罪者不能不望我一人也商先王定制以來風愆之有儆官刑之有儆亦曰兪王之迹吾擯斥之庶無貽害於黎百姓耳而今乃逋逃淵藪之自若也雖嵩其何以自安乎觀於先朝受命惟致儆於有罪之不赦則知紹其統者不得聽戎商之崇長以累我蒼生也已徐存菴曰書詞上文原就湯說故可拈商先王作據也公之制義他無所見惟此一篇存續雲編因亟登之

桐城張文端公英康熙癸卯鄉墨最為人所傳誦然仲尼祖述堯舜一節文中間分疏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比字字精實選者讀者無不注意於此而不知其驪珠獨探處實在入手及去路也起

講云且道在天下固無往而不寓矣若夫綜其成以為功者則不得不推立極之一人故隆舉其大端而已得其全量凡廣言之為至誠天地虛擬之為聖人君子者皆可以仲尼之一身備之起比云道非自仲尼而始必有其創垂者故仲尼之學不可窺所可窺者在帝王相傳之要道惟賴仲尼而立尤必有其範圍者故仲尼之學不可見所可見者在高深協贊之中結比云若此者道在一人而遡之古所以正其傳者之今王以觀其備仲尼所以曠今古而立隆抑道在一身而崇而效之與於穆同其功卑而法之與輿麗同其體仲尼所以等崇卑而合撰如此則題旨既明題蘊復透看似平易實則精深方是老手不可及處

張愷卷曰桐城張文端公愛之能勿勞乎二句文云優容而家有象賢歷歌而朝無闕政此亦天下不能數覯之遇初不欲為八文

爲人臣者慕此名也世之令子賢君未必盡成於天性亦所遇之多激耳誰非用此愛與忠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教不先而可克家臣非直而君明聖此亦天下至不可倖之事更不欲爲人子爲人君者受此名也世之慈父忠臣豈求遽諒乎其隱亦其心不可解耳誰其受此勞與謗者而可不深長思也哉方望溪評云此二比仁義之言藹如鄙淺之夫不能作亦並不能讀此所謂公誠之心形於楮墨豈小書生描頭畫角者所能　安公誠之心溢於翰墨豈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此陳壽上諸葛丞相故事表文也文端公賢相故望溪摘此二語讚之讀此知作文評文莫看作容易

仇滄柱兆鼇曰君子而時中句須分兩層看章句有君子之德以平時戒謹恐懼存養於未事者言之也而又隨時以處中以每事

詳審精察致愼於臨時者言之也時中亦有兩意如一日之間每應一事各隨時以處中一義也亦有同一事而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又爲中亦必隨時以處中又一義也張文端公文云天下必無不君子而中庸者亦必無君子而即能中庸者已將題中而字喚出中兩比云識高萬物之上則其審時者精蓋中不可豫定也有一時即有一中昔之所是而後或以爲非矣前之所否而今或以爲可矣君子澄心平氣所兢兢於夙夜者既自立於淸明廣大之途而時至事迎復以審辨之衷度之與時而偕行非擬時而求肖也吾服其研幾之裕矣力貫萬事之中則其趨時者捷蓋中不可姑待也時至而中與俱至時往而中與俱往使將迎於未然則先時而躁矣使遲疑於既然則後時而緩矣君子主敬存誠所凜凜乎操存者既自處於堅强貞固之地而物來順應更以化裁

之道出之中即時所因之理而時說中所乘之機也吾尤服其涵養之純矣醞釀畢該而研究大猷已在懷中此豈可以尋常文字讀之

孟瓶菴師曰高華矜貴之文非金華殿中人不能道其隻字開國初長洲宋文恪公德宜考語三王而不謬二句文結此云禮樂定本朝之侚而樸材丹雘儼若禹湯文武相聚而成博大之觀聰明作元后之符而久大親功更合上情下情同體而宏參贊之事此係公順治乙酉科闈藝初出闈其師即決其必傳且指此數語卜其他日定躋台鼎時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爲總裁閱中亦極賞此數語謂他日當傳我衣鉢也

徐存菴曰老者安之三句題洪武丁卯程文及正統戊辰劉叔溫先生翊俱各說得出天地氣象然尚樸略無文崇禎閉墨義去疑

九一諸公各有所長俱未全體純粹惟受先墨足稱應制鴻文至於房行中文字求其與聖人分際不失尺寸者陶石簣之後則陳午亭而已　按澤州陳文貞公廷敬午亭文稿風行海內其制義不多見徐存菴所言指其順治戊戌科會墨也承題云夫老者朋友少者人之盡也安之信之懷之各思其所以然之故則得聖人之志矣要言不煩而題蘊已盡中幅云嘗觀天下胡爲乎得所者之不多見哉或亦天地之氣之薄也而天地不任其咎也生人之理本乎天而賴人以成其務故理有克盡非於天有所加理之不盡即於天有所損矣觀茲高下散殊其能無憾哉或亦帝王之職未全也而帝王不專其咎也因人之事操於王者而亦人事有其推故事之克詳固於王者有所承事之不詳宜於王者有所徧於余言唐虞三代其能恝然哉此等見解議論固非變理陰陽人不

能也

四勿齋隨筆云子在川上曰節注末云借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此卽正注欲學者時時省察語亦卽程注是以君子法之意而明作者只顧發揮程注與道爲體四字而遺卻勉人正旨惟我　朝崑山葉文敏公方藹文令就學者體道之功指點親切如云逝者川也所以逝者道也川無時不與道爲體而日著坎止之恆人無時不與道爲用而反昧日強之業自是此題眞詮後比形至而氣必至氣至而理必至爲不舍二字搜根亦是精理名言

長洲韓文懿公字慕廬人多不解其義惟俞桐川以意揣之曰文有骨幹有風神無風神則怒張無骨幹則靡弱藏骨幹於風神唐宋以來廬陵歐陽公一人而已我　朝惟韓慕廬先生以超世絕

俗之才起衰式靡其文直追廬陵孤潔滲漠而出之以和易蓋八似其文廬陵亦然非特慕其文且慕其人先生其卽今日之廬陵乎

俞桐川謂韓慕廬先生所謂平天下元墨熟在人口而孟武伯問子路章文當是場前擬元之作張惕菴謂俞評極是何以見是場前擬作蓋字字磨洗卻只一氣呵成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候能文家到將中時定有此等境界大開大合亦與平天下節元墨一樣手筆　按此文中二比云蓋仁之取數至多卽一念之足相及可託之不窮一事之足爲功亦賴之其濟而況三子者秩有爲之具乘得爲之時亦可以靜一國於兵車會盟之閒使必以不可知者秘之於仁則空跡無據之學反得託其從容佩識之習以相高而世遂無以收儒者之實效矣然仁之爲道甚遠卽功蓋天下

而不假一心之妄名足于古而可指一時之陰假使行方於三子者使有為之其乘得為之時當更可以措一世於兵農禮樂之大而遂以其可使者信之於仁則道德精微之地皆得挾其功業文章之餘以相衆而世亦無以見吾儒之實學矣　按此張評所謂大開大合也然俞張俱是論文而不知其所理其精深難甚人能使聖人觀人用人之義編畢該此所以為大家之文不當僅以解行數語了之

李雨村淡墨錄云自明末制義之衰至我朝韓慕廬先生而翕然一變淡消之習康熙十二年癸丑會試　廷試俱第一會榜揭後上覽取韓菼殊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即授編修是年冬十一月復　召菼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傳論悉是平日舊稿遂以刻本

五十篇進　召至宏德殿　命講大學畢　問平日所作尚多時

館師學士張賜履代奏曰閑尚有三十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共三篇卽鄉試墨卷也

張惕菴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則字心無繫累樂行憂違並無一毫意必固我也若云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則語既涉矜爲義反淺偉恭廬文亦無經綸處而及泉石優游字面只云任人爭推遜祇如性分之素參神明之變不爭氣數之權人多不解其何以不實發行藏正面惟方望溪先生云實發便非此題神理

四勿齋隨筆云　國朝制義自以韓慕廬宗伯爲第一世言進望溪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余謂宗伯以時文古文合爲一手望溪所不逮也聞雍正初雲南督學蔡嵩（浙人康熙癸未進士）奏陳時文以黃淳耀爲宗請刊示士子

上曰朕殊不以爲然復奏請以唐順之易之而添入　本朝熊伯
龍韓菼二人
上曰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古人已往後人尚有偏私之論何
況本朝人物耶汝自爲之猶可不便批定也謹按乾隆十七年二
月奉
諭旨故禮部尚書韓菼稽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清眞雅
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爲藝林楷則從來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
謚爵議　奏準謚文懿藍宗伯以文字受知如此自易名之典定
得不推爲　昭代第一人乎
游形宥光緒曰康熙中有筆帖式胡旦若泰
有特往從韓慕廬先生學爲文先生爲精選前明程墨百篇授之
正統源流一一開發惜此選本今未之見昔嘗屢聞先生之元孫家

莪帆先生少作及入泮文字十餘首梓行亦世所罕見如蔡竹猗猗可使制梃兩將朝也各小題皆足啟發後學之心思不可廢也

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云長洲韓文懿公家故貧能力學性嗜酒有李太白風其為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為博士弟子員時以欠糧三升為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入學後又以攻訐除名應歲縣童試題係狂者進取一何或云其在劇朝廷一句崇邑學見其文以為不通貼於照牆不錄時海寇作亂公家被擄門為賊防屯兵所據公既無居流落崐不偶適崑山徐健菴尚書來蘇方夜擬有門生候於門者爭稱公之文以為笑柄徐聞之急問公之姓氏曰此文開風氣之先直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延見引入都援例中北闈鄉榜遂以會狀連捷可謂千古知己矣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骨鯁敢言事讀寒松堂集中奏議具見其人

之明措事之當事上之誠無一不出於天性嘗見制義選本公所擬法語之言三行題次在莊各評云直方大如先生之為人也比云如藥石之言日其劑量損益皆有成理可憑欲人嘗之以已疾而非芻豢肥甘備以適口如蓍龜之告繇其善敗倚伏皆有後事可驗欲人視之以趨吉而非俳優與衍嘲以解嘲中比云樂丹書之銘必因吾身怠勝而不上敬而無逸之訓必因吾欲誇誕而不為勸雖悍人亦不收者何也名義所關不離以束其血氣將恐其屈之非直屈也直屈則伸矣故以剛易思懼而曰吾樂在淵之潰語以慎終如始而曰吾甘酖毒之懷雖愚人亦不為者何也利害所迫亦可暫醒其昏迷特恐其悟之非真悟也真悟則覺矣張惕菴曰如此簡切開明偉然有當於人心所謂言有物行有恆也亦眞能知公者矣

俞桐川曰一代之興必有文章之士經術理學傳其家以華其國蓋故國世家相為表裏漢有扶風宋有眉山亦越有明倫氏父子相繼而冠南宮李氏兄弟同榜而魁多士是皆黼黻治平名聞海内我　朝甫定江南文運丕振張公遜先生以風度典則首薦賢書而禮存素存暢存相繼而起由子及孫於是天下論制義正宗者必推京江而切實正大爾雅温醇則素存先生文尤著夫文人少達造物忌才獨至京江若有取之不竭者前後重光伯仲繼美而素存先生且夾輔　盛朝平章天下蓋文與福兼其遭遇又在古人之上矣

林暢園師曰京江張文貞公文最膾炙人口者不患無位一節題末比云不受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亦不受鄉黨無足重輕之譽評者以為隱然一狀元宰相影子固也然不若子遊衍節末比云天

下大利必歸農故富始耕桑而次工賈天下禮治行於貴故教先公族而後庶民權輕重以分之一國之中皆其無憾於有師者矣而尚疑王道之寡效歟什一者先王不敝之法故召之爲亦藏於民孝弟者斯民天性之同故家之教可通於國准人情而導之一國之中皆其服習於仁義者矣而尚疑儒術之迂疏哉此純備氣象經國規模兼而行之當爲京江集中第一篇文字也

鄭縣年師曰張漱存先生如得其情二句文末二比云殘心生於仕法任法則以苛察沽直聲而民命其殺焉者也其人每當綰綬之初得倖全其爵祿哀矜生於愛物愛物則以寬大培國脈而民命其倚爲者也其人雖無過人之譽常食報於子孫仁人之言可當片箴讀也

石鼓齋雜錄云順治丁酉科場大獄因尤侗著鈞天樂而起時尤

倜儻傳播尚才不羈乃隱姓名爲沈白楊雲描寫士考何某盡態極妍三鼎甲爲賈斯文猩不識魂無知亦窮形盡相科臣陰應節糾參　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鋃鐺下獄吳漢槎本知名士戰慄至不能握筆寧無情弊流尚陽堡惟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從容抒寫而出公輔器度固自不凡也

雎州湯文正公見善如不及余齊文後二比云天地抑邪與正之心雖皆亂而不能盡泯故生民之秀時出之以持風教之衰若夫天民大人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必先有一代之事功數百年之平治而後生是人焉以會之雖彼蒼亦有不容輕假者矣聖賢側身脩行之道淵源學而皆有可術故自好之儒常慨然以爲吾身之任若夫可贊可見進造化而生於心者非詩書所能啟牖師友所能輔成而常無所挾焉以造之則人力固有不能强齊者矣方望

溪先生評此文云俯仰古今深究天人之理浩浩落落而題中義蘊包舉無遺平生志事於斯可見余謂公爲我朝人物第一流此文亦當爲制義第一篇記得陳府尙鏞麟言昔有士人夜行經於樹間聞一人暗中對語其一曰君欲何往其一曰適將往某村佈散爲正氣所阻不得入奈何士人疑爲疫鬼因隨行至某村偵之別無所覺惟聞一破屋中有朗誦楊公見善如不及章文後二比者反復數遍而未已因悟所謂正氣者卽指此是年時疫流行遠近殆徧惟某村無恙云然則公此文可抵文山正氣歌矣

張陽菴曰湯潛菴先生君子不可小知二句文云受以才尤以識君子馭兼才於定識而經營一世之才愈藏經營四海之才愈顯受以識尤以心君子運通識於澄心而措置一物之識彌斂包舉萬物之識彌開則見有無不受以爲大矣功可受過譽可受謗獨

信可受衆疑夫且問邾乎而況以小隘之乎則又見有不受以爲大矣議不受名在不受功約束不受文法夫且問小乎而必以知幾之乎通篇皆浩浩有得落落不羣此尤其警策處讀之如見朱子在雲谷精舍飲酒微酣吟諸葛公出師表陶徵君歸去來辭聲振林樾之概先生由潼關道以裁缺引疾歸從孫鍾元徵君講學百泉山刻苦如庠序弟子人忘其四品大僚也會徵博學鴻詞蔚州魏公環溪詢人才於王阮亭阮亭曰他人薦人論文藝可矣公必須薦文學德行如湯斌者乃相稱魏公敬諾先生由是入翰林敭歷中外洊登九列學術政績爲海內所宗不知先生之得行其志由於環溪阮亭司馬公云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豈不信哉

孝感熊文端公於康熙初年首劾內大臣鼇拜輔政自專情狀鼇

拜伏莘因進講　宏德殿上述道德下道民隱無不竭誠表裏臣
侍郎時及上萬言疏所敷陳者皆二帝三王之道深蒙
嘉納有顏淵問爲邦全章制義云且爲治而欲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爲萬世規使進不雜古人之所降而退反蹈古人之所溺則曷
稱隆軌哉與治同道罔不興當求其所至善既成之功俾勿壞毋
狃於所可安禮備樂明而復加以清心寡慾則治道已全於此矣
說在夫子之告顏淵也以彼備天德王道於躬倘已治人有倫而
有要故不復詳其條目而第舉百王不易之大端及生聖帝明王
之後人存政舉綱擧而目張而惟恐中於幾微墮萬世無弊之常
道其後一比云堯之命舜曰執中舜之命禹曰精一皆鄭重於幾
康之內而立綱陳紀反略而不言以制度之非以懸虛擬也若生
數朝之後而攬其全即攬數朝之全而綜其盛我敬天而羲和授

懋我行地而裝薛攻東我成俗以化民而弁師弊冠后夔執籥㢋三而王四驗以加於此矣開明堂而治之無作聰明以亂舊章無狃近功而輕于道即治法以爲心法雖與聖同功可也泰之九三曰平陂往復否之六四曰有命疇離祇反覆於倚伏之理而持盈履盛已備乎其中以芽蘖之必從極盛生耳若守數聖之法而得所師仍守數聖之心而知所祕續舊服而思儀狄之疏反商政而惕風愆之制被繁露而撫讀紘則思書陳敬勝說儆忘荒宜欲而蔽聰蔑以干其紀矣嚴几杖以儆之音或聽而忘倦有所不甘言或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毋勿畏而休勿休雖與天無極可也拔徐健菴先生此題文以風格爲揚此則得朱講筵之論紘訏懇懇文行其人名臣大儒鴻篇鉅製時文家所可同日語哉

林暢園師曰高安朱文端公軾理學名臣學立萬仞而所爲制義

乃如朱絃疏越淸廟移人古之人脩其天爵三句文尤耐人吟諷想見名儒胸次江深九里海深十里也中後四比云古之時風俗厚而教化興膴仕赫奕之榮不紛於其念夙夜之所嚴者惟修厥德而已然修之愈深則求之愈急宣三德者有家敬六德者有邦備九德者絲轉而亮采人爵之高下無一不與天爵之等級相符說者謂此非明揚之事而陰騭維皇之事也則舉其重而輕者不能離也古之時選舉淸而淸議重揣摩弋獲之說不中於其心朝夕所考究者篤行不倦而已然行之益力則播之益速月吉而書其道藝歲終而考其賢能三歲而興其三物六行人爵之遲速無一不與天爵之初終相赴說者謂此非拜獻之心而吾儒正誼明道之心也則立其大而小者不能奪也然而古人無容心也車服者國家之公器今必指姱修爲左券則詩書亦褻而不珍古人證

懷浩落方將託深旨於知希而理數不誣自赴之如影響是則古人無容諱也學問者平治之先資今必目衡泌爲高蹤儒術亦滯而無用古人託業詩書原亦儲經綸於壇席而輝光所被卽拔之以聲華方望溪評云日晶玉潔光燄萬丈豈虛譽哉

湘潭陳恪勤公鵬年以清操聞於　朝三黜三進不易其守其康熙辛未會墨非其義也四句題後段云如其義也如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而卽謂之吝反是而爲非義非道則與之而有不傷惠者乎如其義也如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而亦謂之矯反是而爲非義非道則取之而有不傷廉者乎蓋尹不於取與爭大小而但於取與爭道義一介之取與不爲大一介之道義則不爲小尹所爲視小如大也尹不於道義分多少而但於道義分是非一介之道義不爲多一介之非道非義則不爲少尹所爲視少如多也

凜凜風裁於茲可見聞康熙中
時巡江南致仕大學士張文端公進見
上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復問公爲人對曰鵬年吏畏其威而
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可謂深於知
公者矣
新城王文簡公上丽爲 本朝詩家領袖不以時文名余嘗讀其
會墨兩首則名貴與其詩同知詩可以興七何文後結二比云蓋
人惟不知詩之益係乎此耳誠知詩之益係乎此而深圖可念淺
亦可思即由庚崇泰或等於鼛鼓辟鼓之無文而詠歎流連皆可
進元音於六藝抑惟不知益之備存乎此耳誠知益之備存乎此
而正直者宜風寬柔者宜雅頌卽列國名卿時亦賦蟋蟀草
蟲以見志而節情飾性更無殊在坰之四章又考諸三王而不繆

二句文起講云力能創古今之奇而必以前王為定才足通氣數之變而必以兩大為歸後結二比云夫監於有夏監於有殷古之人非以為訓焉而君子之不繆顧如此則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後合三統以成三重而知謨誥不必相襲統以至人之學問而適見其同乾道資始地道代終古之人效以為則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則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為其隱君子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壇坊所以報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為僭安所有雅如此非湛深經學文精於時文之法者不能時人以公之詩為愛好然則公之文何嘗不愛好乎

張清恪公伯行云漳浦蔡文勤公世遠以明經飭行倡於閩海之間以振道南之緒時文亦見有作在祖祠則有課課其諸子弟者也在東江則有課合清漳十邑之傑者而課之於芝山之麓也在

都門則有課序

命分脩性理精蘊以其暇時備四書文也在儼村則有課侍安溪相國歸里相國之子弟屬為師友而有作也在鰲峯書院則有課海陽陳公以禮延致鰲峯講學之餘課以制舉業也丁丙之冬今訂其前後稿屬余論定余謂言為心聲文以載道道明則文益工世之欲學文勉之文者尚其以明道為心躬行為要肆力於古册徒守章句之末則幾矣

劉大山巖曰余在禮闈時見蔡聞之試墨清淳之氣溢為高古二三場典贍根據經生所不能道爾時驚且喜曰是何處宿儒哀哉其久服監車中者也揭曉則聞之也聞之負理學文章之望沈心潛先生觀閩學時嘗梓其古文以行世儀封張孝先先生以天下士目之與之講學鰲峯脩先儒書五十餘種刊行天下今移撫江

蘇循稱道諄諄以爲多士勸吾師安溪李先生又以學行特薦之朝聞之之名顧益著而學日以宏行日以脩世徒震於其名而不知其時文之工更可以起衰式靡有如斯也聞之年方二十餘論著盈篋筍顧不常爲時文所存不滿六十篇古健雄傑是其筆性而要歸則本之清淨在中秘時所構尤爲識者所推服云

江陰楊文定公名時待文王而後興章文云其爲前聖人而興乎當吾世而有聖人不必爲帝也爲王也仁義道德之自先得此心此理之同人之所疑我僞信焉狂與狷皆可託布衣之位而樹來輔之勛文誠在茲固其所毅然獨往者矣抑其爲代聖人而興乎去聖人之世而有我無論時近也居近也詩書禮樂之傳實聞吾性吾命之故人之所謝我力任焉見與聞又可從私淑之餘而得後學之倡道苟未墜尤其所留然特起者矣公與湯文正公德業

相彷此文境酷似文正公見識如不及章交皆千古不朽之業公受業安溪李文貞公之門嘗曰自公退食亟弟即以講德辨惑爲事偶有獨見借題發之閒此文有文定自記與文貞評語頗興不可辨曉今不可得見矣

張惕菴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樂字須認得眞好學是樂字之根樂字正好學之實若云不是樂道亦不是樂貧胸中自有眞樂是求深而適淺矣楊文定眞知道者也作此題文只據周子通書樂道之說李文貞何義門皆深是之史記貧而樂原作貧而樂道也

按楊文定文云嗜慾之起其乘於形氣者也而天之所以命我者不存焉回殆眞知夫天之所命實有獨尊於萬物者而確然獨有樂於此方覺其探之不窮體之無盡有進而不已以復乎其量而已矣庸知簞瓢陋巷之爲困也而入焉而改乎豐嗇之途其遭

於世境者也而我之所以自立者不存焉回殆眞知夫我之所立實有常伸於千古者而悠然深有樂於此方覺其無所息於百年亦無容閒於終身有爲之不惰以要其成而已矣庸知簞瓢陋巷之爲拂也而入焉而叟乎李文貞評云人但見周濂溪使二程尋樂處而伊川告鮮于侁又以所樂者非道言之故須於樂字說得超妙豈知通章解釋顏子樂處注脚甚明人何以讀焉而弗察也此中比便是見其大而忘其小樂字有實際即不必有眞根而出說樂之文不必道在邇而求諸遠矣

平湖陸清獻公初名龍其後易名隴其由進士舉博學鴻詞丁憂不赴服闋補縣令時未議給養廉官所需悉給於民公一介不取非脫粟飲菜羹妻以紡績佐之巡撫慕天顏大不喜劾罷之家居七年爲魏敏果公薦起原官用卓異擢御史與大臣力爭捐納不

宜及道府復能歸康熙三十六年忽奉
特旨直隸提督學政著李光地去江南提督學政著陸隴其去中
外駭服　九重知人之明而公已先數月卒至雍正二年始從祀
文廟　特贈內閣學士補謚清獻生平學行具見遺書其制義亦
可傳加達則兼善天下句云上而善夫君也不以富強誣吾君而
必以學術故權謀術數俱所黜進而誠意正心之理所以感格於
夙夜者必極其周則君心漸漬於正大而雜霸之習自此其日遠
矣下而善夫民也不以勢分臨吾民而必以性情故苟且因循俱
所弗事而正德厚生之方所以維持夫世宙者無所不備則民心
自歸於蕩平而澆漓之俗自此其日移矣以此代聖賢立言所謂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鈕松泉曰陸稼書先生仁者雖告之曰全章題文以龍比夷齊苗

息召忽孔父仇牧俱指爲從井救人以翻駁本題而獨著眼一人字大指謂君父之閒雖從井亦何可不救若泛而指之曰人則不必然耳議論正大實足補傳注所未逮此文坊刻絕少偶從一友案頭見之

徐存菴曰陸稼書先生有王天下有三重焉一節文自記曰先正傳夏器作此題重王天下三字顧雪鴻作重有字張君一作特拈重字看來還拈有字者爲是若止拈王天下只是制器賤反古之意不見不驕之意若止拈重字則何王不重此三者豈皆是不驕之君子

婁縣張文敏公照書法爲　昭代之冠實足上繼趙吳興董華亭故易名之典亦得文敏不愧前後鼎足其制義嘗蒙
高廟鑒賞許其得李光地之傳而選家獨鮮及之其稿亦未得見

惟加我數年卒文殷傳詢於晦其講下云吾之學易有年矣易有不易之道成能設位所以示其經易有變易之道參伍錯綜所以神其用惟學之不已則知夫八卦之中皆以明至正之矩因其不易者而固執焉終始要於无咎効法識其典常斯進退存亡而不違其正六爻之動各有一至中之則皆其變易者而時措焉觀察以會通擬議以成化斯行止動靜而不失其中吾不敢曰學如是則已足也避之數年以觀學之成雖未能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庶幾乎心之所守不大違乎我不敢曰易如是已無餘也歷之數年以全易之用雖未能處二而多譽處五而多功庶幾乎身之所履不甚悖乎可以無大過矣以可致者盡乎人畢其能事伺孜孜於觀玩之中以未至者待乎天過此以往惟乾乾於朝夕之內至哉易乎吾殆終身焉耳矣王學舒云從來作此題者每致挂一漏萬

此獨於原頭上見其所以然具有儒者氣象蓋維之格村稿中殆無以辨也　張惕菴曰余嘗作仁也者人也一節文說來說去總欠融洽後得張得天此題文讀其後二比云蓋仁而麗於人則靜以存之而道之全體立焉動以發之而道之大用行焉君臣父子之交各有其精義以爲之綱維夫固仁出之而人成之者也此無內無外之道也惟人而受夫仁則涵之於天命之初而見道之一本焉措之於成性之後而見道之殊殊焉動容周旋之類各盡其精微以明其條理夫又人運之而仁宰之者也此有物有則之道也頓覺心開月明現出此題實際

新城何端簡公世垜譬之宮牆一節題鄉墨以閒冷勝在彼時爲別調而中後四小比云今夫賜有牆是夫子之所裁成而造就之者也吾夫子固曰莫乎賜之漸積於高深而不能也及有高巳耳

夫子之牆乃賜之所仰望而攀躋之者也賜自言猶疑夫子或可以幾及而不能也其殆數仞乎卑哉賜之牆也即其中而言之其爲室家之好也偉矣倘云好也即何足與天下共見哉而無如其見之易何峻哉夫子之牆也就其中而思之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非乎既高且美即何嘗斯人之見哉而無如其見之難何

前二比回互玲瓏後二比曲折盡致可謂毫髮無遺憾而王已山狥以入手宮牆推點後只從牆上較量頂不同吟宮字譏其疎脫可謂固矣白文本前言宮牆後單言牆也　按公以詞臣出身論法例加文字不知何以雙用端字嘗訓之翰林老輩亦無以應也

歙縣曹文敏公文埴工於制義能以湯許文律爲歸胡名理顧所作多不傳余但見其剛毅木訥近仁篇云天德中本有是浩然无

塞者此仁之以理伸也而剛毅則不以氣屈夫從不屈者而直義之斯氣壯而理亦伸天德中本有是肫然凝固者此仁之以性定也而木訥則不以情馳夫從不馳者而靜好之則情淡而性亦定故曰近也彼夫無欲而不以剛名無息而不以毅名無僞而不以木與訥名此蓋中心安焉而盡泯矜持之迹要難概責夫中材若夫化其剛而不流於猛化其毅而不病於拘化其木與訥而不失於野此則歷久造焉而漸歸粹精之途當更樂觀其成德精理名言足以式浮振靡

高郵王文肅公安國奉 敕總纂 大清會典體裁精密條理詳明上媲成周官禮以大制作手筆斂爲制義宜足以壓服士林其雍正甲辰元墨題爲子張問仁於孔子 至恭寬信敏惠講中所問以實體之力存其易放之心二語已抵人千百後結二比云此五

者統萬物之情約之於方寸之內其小心惟致以既在物之理者大甚爾幾微之恍惚聽心之或存而或亡由起念之初以及於肆應之際其旁皇周浹以盡性量之全者又豈有偶爾之操舍任理之若無而若有針對子張語皆實際沈深確鑿不但名元風格也

孟瓶菴師曰吾師金匱秦文恭公蕙田撰不喜談時文每侍坐聞有論及輒以他語亂之乾隆元年會試題爲君子篤於親節吾師經藝有云遠邇皆一誠之貫徹衣冠言動之微意念愈深感孚愈摯也上下皆一機之鼓舞革貿禰醴之際感召甚易響應尤神也又云根本裕則心志自移人各親其親人各長其長三物六行之條不必循周師之制精氣通則畛域融開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周禮周官之法可行於上理之朝語語莊贍而通篇寬綽之容和平之奏雖老作家無以過之吾師經術湛深著述宏富根柢者

實茂理固然也

又曰金壇于文襄公敏中在乾隆間相業隆崇而不能盡協人望以崖岸太高故也然余以邂逅公備承延接則深悉其慈祥之蘊往往不求人知因憶公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三句會墨中句云是故靜念乎乾父坤母之所生而萬物同原於此心一體相關者本自因人而給乃深求乎排陛彌綸之所至而庶政具舉與此心兩相契合者無弗即念而存落落數語懷抱畢露此謂稱心而談其所以深結

主知而善保終始者即在此方寸間歟

武進程文恭公景伊少者懷之文云昌平之俎豆渺若山河而父老提攜宛然如昨則依依角丱諒有同心四國之馳驅幾忘啄泣而過庭詩禮動輒關心則渺渺諸孤原無二理就夫子本人現身

說法可謂與往情深亦開後來一門徑　按程文恭山翰林懋綸

閣僅作戊辰同考一次並未出過試差然甚多小門生每對人自

嘲一生惟能作太老師耳

桂林陳文恭公與同邑劉鐵樓邑侯新翰同登雍正二年癸卯廣

西鄉薦二人初不相識適同號舍首題爲吾之於人也節劉讀公

文至後比云以忠厚長者之道待人則毀處於刻而譽處於厚譽

而必試倘其無所試猶然無所譽也況其有所毀也以扶獎人倫

之責自任則譽所以鼓其進而毀適以敗其行試而後譽卽其有

所試而終無所毀也而又誰毀誰譽也擊節大叫曰元在此矣亠

號舍中盡驚以爲狂已而公果領解劉亦獲售旣將北上劉詣公

訝其無行意詰之公曰資斧無措且俟下科耳劉曰若新翰者雖

百十輩何關天下人才得失惟讀公文決爲商霖周幹豈可遲留

傾貲付公而返追之不顧也公遂以是秋恩科成進士焉
河間紀文達師與余家淵源最舊自先大父及先資政公暨伯叔父及章鉅兄弟輩皆及門執業焉章鉅少侍先資政公即熟聞文達師梗概公嘗語章鉅曰人但知我曉嵐師以碩學鴻文籠罩一世而不知其和易之德通達之操隨地流露實當於古名臣中求之吾最愛誦其所惡於前四句文云謀已而不謀人者物之情有害在前前者思諉有利在前前者必趨此亦居於至便也而後者乃大非所便矣吾於其隱忍不安者知受抑者之隱忍不安亦同此理而一時之瞻望弗及盡可為前事之師矣樂勝而不樂負者俗之習後而欲前急不能待前而忽後退不自甘不免起而相陵也而前者已不堪其陵矣吾於其長處卻顧者知所排者之長處卻顧不異此情而一時之迫蹙不安亦可為前車之鑒矣時京師

傳誦此文以爲紀公特自寫其生平將來易名之典非文和必文達也　按此先資政公嘉慶初年家居時所記至嘉慶十年吾師果蒙　賜謚文達則先資政公所不及見矣

大興朱文正師自敘其時文稿云今之學爲舉子業者忽以餖飣雜字勦襲逸詞相誇曰此朱派也不知者又從而尤之曰此流派之必當正者也寃哉呼我爲牛馬乎憶予十一歲始學制義十八成進士遂捨去了無所派也越五十餘年出入中外無暇及此結習未忘偶見猶心喜乃悟時文即古文古文即經解何派之有哉余以壬戌　朝考文字受知於文正師非以制義也乃亟欲讀吾師制義積四十年而不得今春始得見毛伯雨副憲式郇所刊時文稿一帙則又休其高深幾有望洋之歎見輩輒以此帙相質因就余見解所及畧舉數處以示之而已覺高不可攀矣如未有好

義二句題文小講云大學首章既發事有終始之旨而而於卒章申其說曰君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將使天下之事無不措之而得其宜所謂義也如是而後無所不用其極而知終終之可與存義矣中比云下統乎臣而達乎民道莫先於忠信所謂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也對比云事始於家邦而終於四海道不通乎天命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也由首章終字落脈以經註經證佐天然洵足補傳注所未及其自記云偶以此題試學者而終字說來總不關痛痒向背此解輒發明之以備一說又揭是邦也三句文自記云此題鋪張大夫士直是一則交游論又或處處縮合喻意未免喧賓奪主總之於爲仁一問如同隔膜輒枯此以當箋解非敢與經生較工拙也小講云聖門之有子貢其智亞於顏淵則其爲仁必有不屑於等夷而獨求全德之見也故夫子以工之利

器以善事者切指而廣之曰人不能離人而立於獨則苟有志於
仁雖成已之事而亦同人之功也在取人之善而皆爲已之學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邦以成其仁其致一也其所題處實
獨具手眼又觀水有術二句題中內比云風上水而成渙渙則瀾
生然有不待風而瀠洄無定者無論江川仄出而靜有動機逝者
如斯之歎所以發於川上也不舍晝夜其城爲息之深深者平八
決水而爲湍湍則瀾涌然有不待人而揺蕩無端者無論與齊與
汩而坎有中孚水哉水哉之稱所以取於原泉也酌彼行潦安得
此出之淵淵者平由此瀾而瀦畎澮以距川則望海有期矣洙泗
之閒支分派別孰不思濯江漢以朝宗而即此游目盈觴已覺生
機之莫遏出此瀾而迴流披於既倒則根源可問也天一之精出
同歸異氣則是證淵源於星宿而即此流連一勺已通消息於無

聲自記云詮此題者或推波助瀾汪洋浩瀚是仍觀海矣或執瀾爲本不知其爲尋源覓委之線則術字不出聖人有始有卒而中間千條萬緒皆可希聖即小見大方是此題界分脈絡也戴文端師評云瀾字認得精細術字方有著落且由瀾以求海之大由條理以窺聖人之全正是入道之淺深次第與下節題科成章皆脈絡貫通矣

國朝名臣得謚文正者自雎州湯公諸城劉公大興朱公三人外近惟歙縣曹公振鏞承此　曠典謚曹公有特立之操如寒松古栢而嚴峻之中未嘗不合太和之氣制義不多見惟所藏平身不恕一墨已足覘其生平講下兩比云恕不自身而止以類及類以情度情胥由我躬而放之皆準此推已所以爲恕也恕必自身而始欲立已立欲達已達惟即當體而感之斯通此如心所以爲

恕也後比云本一為仁之身而不以仁施諸人則祇謂之不仁而未可謂之不恕不恕者身不仁而任己之刻仁也本非為暴之身而日以暴臨其上則祇謂之為暴而未可謂之不恕不恕者身行暴而偏欲以身禁暴也原評云劉們甫詞趣在法外可謂善於論文者余獨以為吐納宏深足以覘其所蘊非可以時髦帖括概之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器宇方嚴神采古異同朝多望望然畏之而所作制義乃極圓美宜人憶余家塾授徒時常拈公文以為門徒程式如請野九一而助三節題後二比云其在先王之世小都之田任縣地大都之田任疆地而自鄉大夫以下治六鄉遂人以下治六遂以至甸師閭師各供其職是故詠大田者咸祝曾孫歌良耜者樂從事凡此古之君子野人所以安也迨至春秋以降履畝稅而法一變田賦用而法再變而且阡陌開而助法盡壞地力盡

而貢法亦增以至頭會箕斂暴征其私遂使秋霜春露悽愴者乏蘋蘩之供暑雨冬寒逸豫者虛耰鋤之色此今之君子野人所以匪也此以時手舉古調嚴爲揚扉利器及余門者人人能背誦之時余未識公但讀公文而想望風采及入禮部作公屬吏始知人與文之不相謀如是　按余在部時值道光二年舉行京察滿州尚書文秋潭師已擬余上考文端公意別有屬且言於堂曰梁君不過時文擅長我了未見其政績秋潭師曰時文我所不諳其政績則我所熟見緣余日在軍機處例免再當本署差事故此之所見不必爲彼之所知文端公無以折其語勉而後可其實余前後在京師十餘年並無能文之譽乃因靳其上考而轉被以虛名可笑亦可慙故余於文端雖感薦剡之恩而終不敢修拜舉主之禮也

德州盧文肅師蔭溥久直樞廷承旨書諭數十年無不愜當
上意者凡章京擬稿公必披細導窾筆舌互用或刪或潤至有原
稿一字不留者同直者無不讚其能即中外亦皆服其通敏時郭
蘭石尚先主公家余每與論及蘭石謂此無他奇巧惟熟於制義
耳余曰公之制義可得觀乎蘭石曰公並無制義稿亦從未見其
涉筆惟一論及此事則娓娓忘倦一日談次求讀公闈墨公笑曰
我殊卷久已無存惟有兩比至今尚能記誦者則文氣不自題中
幅云天下事理之至局中或不能遂覺而局外明焉以我平時之
詣力尚局幾淡而相忘而文從局外以參觀其所知必悉乃猝然
相接竟未能直揭其眞我轉不得不以局中追溯而代籌局外之
言也夫文之所可對者原不必故高其論也吾人學問之功事前
或不及預知而事後審焉以我往日之操脩臨事幾習而不察而

文因事後以統計其特論必真乃偶爾相諮竟未及明宣其蘊我轉不得不以事前閱歷而益繫事後之思夫文之所能對者原不必竟艱於辭也昨見魏笛生以體莊氣逸四字評此文可謂愜當余竊謂今日之潤色鴻業卽此而具矣　按今日應制格式奏議體裁以及官文書文字若非以制義之法行之鮮有能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者蘭石之言未爲無見也

余嘗與謝茱石學崇談藝茱石每通論壬戌同年生之制義而最服膺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文加述而不作一節後二比云言不登告羣誼伯之書雖守缺抱殘詎足繫闕如之統而以我之述證老彭之述則先後同符也試思坤乾一冊何難別啟茁符商頌五篇何難別垂聲詠而信而好者實不敢自用其私心則矢丹鉛於九邱八索之閒知墜緒之雖微可續而五百年薪傳遙接猶將於問

老聃問郯子問萇弘問師襄之外而上溯師資姓僅在家章諸稿之次旁搜遠紹詎足開後覺之知而以老彭之述導我之述則淵源有自也試思官先六大禮詳三百之遺地列幽營稚辨九州之數惟信而好者實不敢自我而廢失則廣搜羅於敎世教令之後知下學之有開必先而六百祀黎老未湮猶得於若伊陟若巫咸若甘盤若臣扈之餘而旁徵文獻蓋老彭故實只大戴記中數語可據作者獨窮究注中一商字尋出許多陪客遂成此花團錦簇之文　按文定以樸誠受　知遇其平生詩文亦皆主質幹而不涉時趨惟此作與蟾風華絕不類其生平木毅之概而余尤愛其起二比云從來立言之垂參立德立功而不朽使古人仍有未啟之祕則聰明自具何必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思後世傳聞既渺與所聞所見而異辭使古人猶有待補之書則創造自由何必

溯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上彈丸脫手竟如宋廣平之賦梅花矣

制義叢話卷之九